



暴风雨般的掌声”。他说“这个剧目在革命前是暗藏着革命宣传的，以激起民众斗争精神”。还介绍了革命戏《鸦片》《波斯之灾难》和《黎元洪》。一位著名演员告诉他，“我们的剧院是一所国民学校，我们是该校的教授。”

供奉上海守护神的城隍庙

与外国不同，中国每一城池都有城隍庙；上海人把方浜中路 247 号的城隍庙叫“老城隍庙”。1292 年（元至元二十九年），上海升县后才有城隍庙，因隶属松江府就建了松江府城隍行祠，供松江府的霍光神，庙在今瑞金宾馆里。在县城霍光神行祠，在 15 世纪明永乐年间由知县张守约改成上海的城隍庙，并有了自己的城隍老爷秦裕伯。

旧址连云路 24 弄的新城隍庙，前身是 1370 年建的超度无归亡灵的厉坛，1924 年，县城内的城隍庙被巡会队伍碰倒灶台引发大火遭焚后，厉坛成了临时城隍庙，待庙 1927 年修复后，这庙转为新城隍庙。

老城隍庙名声在外，就连德国人恩司诺也晓得它是“供奉着上海守护神的那座城隍庙。”他到此一游在 1888 年，说城隍庙长 300 英尺，宽 100 英尺。“塑像的大部分被从顶上垂挂下来的帘子和纸卷遮掩住了，其呈红色的脸庞，差不多是我们能够见到的塑像的唯一部分。”

到庙来求签的不少，香炉旁的竹筒插着算命的签，《灵佑护海》上海县城隍大神灵签》的内容包罗万象，所求问的项目里还有“国事”，想必也有要向神灵咨询的老外，那张解签的答纸是中英文对照。

转到湖心亭，恩司诺认为“无论如何都是这个城市里最好的、最通风的馆子”，“茶楼无疑是中国建筑的优秀代表”，他把九曲桥叫作“一座长长的锯齿形的旱桥”，说晚上“整个建筑看上去就像个大灯笼”。又说这亭“好像一座玻璃大厅”，它实际上是没玻璃的；可他不明白看似玻璃的“另一种透明的物质”是什么？其实，比他早二十七年来沪的普鲁士外交使团的老乡里，就有人看出了名堂：“在最好的房子里，窗户都是用透明的贝壳做成的”，想是打漏了的贝壳吧。

这些德国人所见的湖心亭还未被污染，过了三十三年，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“看见早就听说过的湖心亭”，却觉得“名字挺漂亮，可实际上是个随时可能倒塌的、破旧不堪的茶馆。而且亭外的池子里，水面上漂满了蓝色的水藻，几乎看不到池水的颜色。池子的四周，围着一圈用石头砌成的、看来也已不牢靠的栏杆。”正纳闷这水之蓝？“一个身穿浅蓝色棉衣”的中国人正“悠悠然地向池子里撒尿”。眼前的画面，被作家看成“对这个又老又大的国家可怕且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象征。”

湖心亭的对过就是豫园。它先有建于 1559 年西园，在 1709 年又建东园（内园），建园者是曾任四川布政使的潘允端建园为孝敬父母，取名“豫园”以表“愉悦双亲，颐养天年”。

1861 年（清咸丰十一年）3 月 7 日，一个星期四，普鲁士东亚外交特使团团长艾林波伯爵来到豫园，他在当天的信里写道，“这是一处奇奇怪怪的房屋群，人造的假山、水塘和桥等等，以前一定是很漂亮的。而现在，法国人驻扎在里面，把树都砍了，给人以衰败的乱七八糟的印象。”

另一老外的游后感是，“花园是老城厢最有名的去处，它表明中国人也有艺术修养，因为它所体现的美感，不是肤浅的知识所能表达的。”而恩司诺认为“它是中国城里最安静、最舒适的地方”，“他的记载相告：花园只允许官员进，而老百姓一年里只有一天可入。他们这些老外是与门房磨了一番嘴巴，付了小费，才从小门入园。

“江舌”：崇明岛的美称

去上海郊外的老外，走远的有戴摩，“我一路欣赏着。终于，我们到达崇明岛，它就像一艘停泊在扬子江河口的大船，这种地理位置为它赢得了一个大美称‘江舌’（江的舌头）。”这个比喻真是过去未闻，获新知的还有一个：一个世纪前这里还是贫瘠之地，朝廷将捕获的强盗发配到这里”。

老外不能游得较远。上海 1843 年开埠时已定，“外人行走之地，以一日往返，不得在外过夜”，当然也有“捣捣糊”的，有人到乡下晚上不回上海住船上，有的还惹出了“青浦教案”。

到郊外的老外去干啥，美国人霍塞说，“最有趣味的消遣还属狩猎野味。上海先生们都坐自己的小船，由苏州河开到黄渡，在那里打野鸭、野鸭或野兔之类。乡下人看见他们时，总会觉得十分奇怪，以为有不雇他人来打，而必须亲自动手。”戴摩则表示，“对一个英国人来说，精神振奋地打死几只倒霉的野鸭或野鸽子算不上是很开心的消遣。这里的飞禽野鸭和我们国家的野味惊人地相似。”

在松江，内山完造吃到了著名的四鳃鲈鱼。大饱口福之余，记下鱼的做法，“抓住活鱼的尾巴，从鱼头的钩形处头挂起，鱼鳞会张开呈扇形。用加盐的汤煮，放一条在汤碗里，用汤浇透”。

郊游去的最多的还是龙华。1861 年 4 月 17 日，普鲁士外交特使团一行坐船去龙华，船是特使团房东、奥登堡驻沪领事，后任工部局董事普罗思德提供。那时，私家船几乎是上海做生意的商家必备的交通工具，如今天的私家车。

他们从外滩的租界沿黄浦江到董家渡，过 1.25 英里，拐入“一条小溪”，达到目的地。其实，“小溪”不小，此河水“龙华港”，明朝叫“百步塘”。老外们先去了龙华塔，塔在龙华寺西南，外形八面，内室方形，七层八角飞檐翘角上，悬挂精巧和古色古香的铜铃 56 个。微风吹拂，“金铃旺旺响”。相传始建于东吴赤乌年间，后在唐广德元年（880 年）毁于兵燹。重建者与重建龙华寺同一五代吴越王钱鏐。

老外如此描述：“宝塔是修长纤细的美丽建筑，主体是石筑的四角形，外层是木制八角形，高七层，敞开式的游廊带着卷起并延伸的屋檐，最上面突出的铁铸的，很有艺术性的尖顶，垂挂下来的链子是有羊角形的向前弯起的角。底层的中央是一座镀金的佛像。”

晚清时，游人尚能上塔观光。幸运的普鲁士人写道，“梯子形的楼梯直通到最上层的回廊，从那儿可以看到灿烂的阳光，下面是一望无际的绿色，点缀着不期而进入眼帘的桃花盛开的小村庄，它们倒是躲过了一劫。蜿蜒的河水里，千帆竞流，再远处是桅杆林立的上海，最远处是西边的地平线，矗立着两个岛屿般的高地。”

那“两个岛屿般的高地”中的一个，想是佘山。不要说晚清的龙华塔能看到，就是在 1949 年市中心的国际饭店也可窥见。游龙华塔，少不了游龙华寺，在普鲁士人笔下，太平军推倒、砸烂寺庙里的神像。“仅剩的几个村民只能在瓦砾堆中苦熬时日。他们说，皇家军队的肆虐丝毫不减于太平军。”

在上海地区，龙华寺是历史最为悠久、规模最大的名胜古迹，相传建于三国东吴赤乌 5 至 6 年（242~247 年）。过去的“沪城八景”中，有“龙华晚钟”。

一文一袁念琪

看戏逛庙兜郊区

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，游玩和休闲的去处，与同在这方土地上的上海人差不了多少。原先多个华人不能入内的公园，到 1928 年 6 月 1 日，工部局将公共租界的公共公园（今黄浦公园）、极司非而公园（今中山公园）、虹口公园（今鲁迅公园）、外滩草地及其沿岸（今复兴东路以北）绿地无条件对华人开放，7 月 1 日，法租界顾家宅公园（今复兴公园）也对中国人开放。

老外与上海人一样，看中国戏，白相城隍庙，郊游龙华。虽同游一地，同观一景，却因文化背景等不同而视角和观念有所差异。

中国舞台是传播文明所在

最早的演出现所叫“勾栏”。上海有勾栏在元代。清康熙年间后，出现建有戏楼戏台的会馆公所。1843 年上海开埠后，演出现所称“茶园”，最著名是开业于 1867 年（清同治六年）的丹桂茶园。戏院多在公共租界四马路（今福州路），有金桂轩（金桂茶园）、群仙茶园等。

为中国铁路投资方收集资料的德意志银行的恩司诺，1886 年到上海，去了四马路上最大的戏院。花一块鹰洋进包厢，见欧洲人都坐这。这是个好位置，与舞台近在咫尺并将整个剧院尽收眼底。桌上，放着鲜红的长条剧目单，还有橙子、炒瓜子和小杯绿茶。

挨下来的位置是正厅，四周围木栅栏，有勾栏挡风。栏内小桌 5 排，每排 5 到 6 桌，每桌坐 4 人。观众都是着綾罗绸缎的有钱人，座无虚席。正厅四周及靠舞台的位置，为穿蓝棉袍的一般观众。拖着辫子的服务生来回穿梭，在奔跑中倒茶，传递恩司诺称之“中国式的引火纸”，还发热毛巾擦汗，他记得“同一块毛巾，常常被一打以上的人用来擦汗。”舞台比正厅高 4 英尺，上挂写着戏院名的木牌。台上有刻花纹的木板隔墙，中间一镜子，既为装饰又供台上演员在众目睽睽下化妆。镜子左右各有一挂门帘的出入口，供演员上下。台后的乐队里只有七八人，“弄出很大的响动，简直震耳欲聋。”

让恩司诺开眼的是“需要观众发挥想象力，舞台没有任何布景，只是放着一把椅子，它一会儿代表房子，一会儿又表示一座宝塔、一座寺庙，一个铁匠铺、一口棺材或任何其他东西。”他看的“这个戏的内容来源于玄奘的冒险故事”，认为“尽管有很多缺点和不足，中国的舞台还是传播文明的所在。”由此感叹，“中国舞台对民众的教育作用还是无法否认，这从剧目几乎都是历史题材就能够看得出。”

在这位银行代表看戏两年后，《法兰克报》记者高德满来到四马路看戏。这家戏院有化妆室，在后台。他见“化妆盒的盖子上写着法文：是巴黎的 Rue d’ Hauteville 路上一家商店供的货，它给中国剧院的主角增添了魅力。”演出时，工作人员坐上角落，孩子们在演员身边玩耍，演员只当这些与剧情无关的人不存在。这令高记者浮想联翩，“估计泰晤士河边中世纪剧院，莎士比亚上演他的剧目时，情况跟他这差不多。”

他是戏精，还看了天津团团的喜剧，领略了观众吹得震天响的口哨，明白“刺耳的口哨是中国剧院的喝彩之声。”对他听的歌剧，对演唱者、乐队和他们的配合没给好评，觉得不如他在徐家汇法国教堂做弥撒时听到的悦耳，“中国男童组成的合唱以及中国人组成的乐队演奏得非常和谐，乐队伴奏是一流的，合唱听上去有点硬，但声音非常纯粹。”

而在林琛巡抚家晚宴看了《窦娥冤》的奥地利医生戴摩，却有自己的看法：“必须指出，几乎所有的中国戏剧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歌剧，配有吟咏的续唱和诗文。”他也是戏精，看了《赵氏孤儿》和滑稽戏《补缸》。

上海的戏院生意好。英国人阿纳波德·立德在她 1901 年出版的《穿蓝色长袍的国度》中写道，“在上海戏院开演前，戏院已经客满。在戏院大门口，我们掏出钱来也没人要了。难怪中国人喜爱戏剧，他们生活平淡，太需要人工营造的热烈气氛了。”

恩司诺和高德满没说在四马路哪家看戏，而《德文新报》专栏作家赛克（Fritz Secker）说看戏在有名的丹桂第一台。那是落成才一年的 1912 年，“剧院的内装修完全是欧洲式的。电灯光很亮堂地照在四百人的观众席上，观众们穿着同色的服装，看上去干净得充满尊严。”

戏院由英国人设计。就在他看戏的翌年，梅兰芳首次来沪，在此演了一个半月后唱红，没眼福的赛克，看的是滑稽戏；主人翁与妻子说上海方言，岳父家是“漂亮的北方话”。但他强调，“一个西方人要是把这出滑稽戏看下去的话，一定会得到不错的消遣。当他离开剧院时，就观看了欧洲的演出一样觉得得到了享受。”

他指出，“演出的剧目，有从外语直接翻译过来的，也有从中国的现代社会里来的，不以戏剧的娱乐性为主，而是用来解释现实中的政治社会问题”。专栏作家发现政治剧最受观众追捧，“新的政治剧是中国革命在舞台上的表现，大约有二十出喜剧依据革命暴动的内容搬上了舞台。”

赛克提及两年来几乎天天演的《茶花女》，这一保留节目赢得“每晚



看戏从

大光明电影院

老早白相“三件套”

看看看电影

在“梨园之盛，甲于天下”的上海，被上海人叫“绍兴戏”的越剧极受追捧。其实，真正的绍兴戏是我看过的绍兴大班《祥林嫂》和《于谦》。

给袁雪芬、马樟花等越剧演员看过病的名中医陈存仁，感到越剧“造成一种很大的潜势力，看的人都是一些太太、小姐。全上海有六个剧场演出，如明星、九星、同孚、国泰、同乐、龙门等”；不少阔太太还收演员为过房闺女。到 1941 年，越剧所有著名演员几乎都在上海，报纸称“上海的女子越剧风靡一时，近来竟有凌驾一切之势。”（《上海文化艺术志》）

京剧旗鼓相当。1867 年，京班首次来沪，“沪人初见，趋之若狂”。从此扎根，名角儿盖叫天和麒麟童更久居上海。沪上另有专演京朝派老戏的黄金大戏院（大众剧场，已拆）、天蟾舞台（逸夫舞台）、更新舞台（中国大戏院）和皇后大戏院（五星剧场，已拆），染料富商小开张绪谓说，“这四家剧院，都是邀请北京的名角儿，伴奏的文武场（拉胡琴、敲锣打鼓等伴奏人员）则是戏院配好的。”有一回，他看《天河配》，还见真牛上了台。

上海人也爱舶来的话剧。陈存仁医生印象里，“唐槐秋领导的中国旅行剧团在卡尔登（长江剧场，已拆）演出，以唐的女儿若菁为女主角。因为团员出众，也是要几天前预买座券的”。演出的戏，最有名是曹禺的《日出》《雷雨》《原野》。其他名话剧有《金小玉》《秋海棠》和《大马戏团》等，常演在辣斐（长城，已拆）、卡尔登、兰心（已拆）、丽华大戏院等。

工人也爱看戏，特别是青工。在大杨浦到主演常锡戏的沪东第一台，沪西看戏在高陞剧场，还有闸北的江淮大戏院。那里看戏便宜，高陞票价 6 分，沪西大世界 1 角，到明月茶楼听本滩 1 角 2 分，再便宜去沪西大世界，那有大京班、江北戏和变戏法；演《汾河湾》《狸猫换太子》和《武松打虎》等。花几个铜板就可享受，从礼拜六下午到礼拜天是人山人海。虽价廉，但工人一个月也难得去一两次，听戏多是小江北戏院。

1949 年前的租界戏院分两种，一专业，常演连台本戏，全年无休。有名的是公共租界二马路（今九江路）的大舞台，法租界爱多亚路（今延安东路）共舞台；二为演戏兼放电影。

海派作家林徽音说，“趣味的对象大都是因人而异的，而比较有一致性的可说是电影。”自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起，看电影一直是上海人重要休闲娱乐内容之一。首轮影院有大光明、南京（上海音乐厅）、美琪、光陆（外贸会堂，已拆）、国泰大戏院等，楼下 6 角，楼上 1 元。二轮有北京等八九家，票价便宜，4 到 6 角。

影院分放外国与中国片两种，全是小银幕，大银幕出现在抗战后。多黑白片，彩色外国片极少，外国片几乎是好莱坞的，英法出品极少。无中文字幕，有中文剧情介绍自取，正片放映前，来几段美国最近新闻片。1930 年，大光明率先在座位装同声翻译耳机“译意风”，出几角就可，国泰也有此设备，其他影院则无。

林徽音说“国泰是上海票价最高的电影院”，而张绪谓记得座位不多的大华电影院（新华，已拆）票价当时最高，2 元 4 角，因外国观众多。他还记得，“在电影史上获 8 项奥斯卡的超级巨制《乱世佳人》就在大华连映两个多月，每场中间休息十分钟，也是前所未有的。”而他印象里的国泰，座位间的通道铺设紫红色地毯，而且“这家电影院的最大特色是女服务员全都是白俄人”。张绪谓回忆，“即使在‘孤岛’时期，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的影片也仍然源源不绝地上映。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才被日本电影所替代。战争一结束，西洋电影很快就恢复了放映。那时候，好莱坞的电影明星们，在上海也享有盛名，拥有一大批影迷。”1949 年后，好莱坞电影日渐减少，抗美援朝开始即消失。此消彼长的是苏联电影，还有东欧片。

大世界，好白相

小时候去大世界，进门就是上海人叫“哈哈镜”的凹凸变形镜。从一排镜前走过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和他人，一会儿长一会儿短，一会儿胖一会儿瘦，不禁地“哈哈”起来。进门一乐，整个白相就在欢乐中起程了。

大世界创办者黄楚九对它情有独钟，他与地皮大王经润三合办的上海第一家游乐场外楼，就有十多面哈哈镜。大世界号称有飞阁流丹、层楼远眺和亭台秋爽等“十景”，可名气最响的是这 12 面哈哈镜。

1917 年 7 月 14 日开业的大世界，位于敏体尼荫路（今西藏南路）和爱多亚路转角，占地和建筑面积均 1 万多平方米。内部最具特色是圆弧形中央露天剧场和二楼蜿蜒百米的天桥，外观最注目的为 55.3 米高、12 根圆柱支撑的多层六角形奶白色七层塔和古罗马钟楼顶。

老上海著名中医陈存仁说，“凡是沪宁、沪杭两路的人，到了上海，也必然要到大世界玩一次的。”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，白相大世界仍是白

沪上人家AB面——玩

^[1] 晚清的戏院

^[2] 责任编辑 魏周 袁念琪 美术编辑 江奕